

髓緣

# 學校沒教的事

文／捐贈者 小護士露西（化名）

■ 捐贈週邊血幹細胞是一種類似捐血的方式。圖為花蓮慈院檢驗科同仁正為捐贈者設定、監控儀器運作。

我是一位護理人員，而我從未料想到，第一次住院，不是因為生病，而是為了完成一件神氣的大事！

1995年暑假，從學校回家途中，看到成功大學校園有捐髓驗血活動，當下不多想，捲起袖子就抽了一管血，成為慈濟骨髓資料庫中的一筆。回家又跟姊姊和弟弟說明，拉著他們又去，再多捐兩筆。當時我是這樣跟姊姊、弟弟說的：「我想你們兩個這一輩子可能不會做出多有出息的事，如果因為這樣配對成功，可以救起一個人，那可就真是非常了不起了！」我記得那一年的報紙也報導了那個活動，資料庫筆數突破十萬人。

後來就再也沒有想起過這事，直到有一年收到一封信，再次核對連絡電話和捐

贈意願，詳實填寫後寄回，然後，又是很多年過去了，心裡也沒掛意這件事，因為配對成功的機率太渺茫了。

## 了不起的機會

沒想到2007年4月接到一通找姊姊的電話，媽媽回答：「她嫁到外地去了。」電話那一頭又說：「那妹妹在不在家？」我猜想是姊姊的同學吧？我們姊妹倆的同學也彼此熟悉，但因為沒留下電話也就作罷。隔天電話又打來說：「您記得曾經在民國八十四年抽的那管血嗎？我們找到配對吻合的人，您是否仍有意願捐贈？」我先是愣了一下，心裡想，現在詐騙電話好多喔！連骨髓也要騙喔？雖然我答應要去醫院做再次比對，但是心裡還是不大相



■ 臺灣的愛心已經送到土耳其了！圖為二〇〇七年土耳其的護髓志工(右二)前來花蓮慈院取髓，石明煌院長(左二)還特地致贈小禮物善盡地主之誼。右為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楊國樑主任。

信，畢竟那樣的機率太低了！連忙打電話給在醫院工作的舊同事，但是在醫院工作的我們，只看過在醫院移植的過程，之前的準備工作，其實一無所知。我這個人是隨遇而安的，問題並沒有困擾我太久，反正約在醫院抽血應該是沒有問題的，那就走吧！

我在抽血比對的同時，姊姊也和我同步進行，所以我們一有動作就互換消息。我姊聽到要再次比對，比我還興奮：「我真的是個有用的人耶！」弟弟顯然就不太高興了：「爲什麼我沒有中選？明明就是我們三個人一起去的。」

周遭的友人聽到了都頗訝異，這個心態是可以理解的，連我和姊姊都覺得不可思議的機率就這樣遇上；另外有些人覺得很偉大，感覺是背負著救人的神聖使命，這個我倒是覺得不用這樣想，我相信彼此的角色互換，你們一定也會很樂意的。畢竟，我們可以覺得最幸福的事，是因爲自己還有「多的」可以「給人」吧！還有一些朋友對受贈者好奇，要我問一下老爸有沒有「遺落在外的兒女」？哈哈哈，要不然怎麼是我和姊姊的比對都吻合。不過因爲這件事，很多朋友開始認真地看活動訊息，也簽署了器官捐贈卡和考慮大體捐贈行爲，這一連串的效應，完全都是因爲我成爲捐髓人。這一群也想多付出的朋友，真是令我感動又驕傲。

## 學校沒教的事

雖然我是醫護人員，可是我對於捐髓

認知微乎其微，這真的是以前不曾遇過的事，教科書上沒教的事！上網搜尋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資訊才多少了解一些事，而且啊，現今資料庫資料累積超過了三十萬筆。

後來我比姊姊比對更吻合，所以接下來的活動就是我和慈濟師姊並肩作戰了。中間體檢時發生了一個小挫折，因爲我的出血時間(Bleeding time)異常，我還悲觀了一下，怕捐不成，還好後來再次複檢過關。

那天回程，師姊提起，跟我差不多時間受檢，有位捐者也都準備好了，卻在即將捐贈的兩天前被通知受贈者往生了！唉，那天我在日記裡寫下：「有些事，真的有心、有力，還是不夠的，如果沒有緣份的話。」

## 勤勉養生三個月

從通知我成爲捐髓人到我真正捐髓，整整過了三個月，爲了受贈者好，這中間我開始實行養生、養身策略，早睡早起，茶、咖啡都不碰了！要知道，在大熱天裡要抗拒一杯冰涼的飲料，是要多麼大的毅力？沒有人要我這樣做，但我覺得或許這樣對我和對「他」都好。

一次因爲機車故障差點車禍，當下的第一個想法是，啊，我的受贈者！一次夜晚，也不知是不是吃壞肚子，腹絞痛也堅持不掛急診，怕到時又亂打或亂吃了什麼藥物影響了捐贈！

最後，我最擔心的是我血管深沉的問題，雖然我捐過血，在扎針上沒有任何問題，但我知道我的血管不是那樣好扎針的，所以除了跑步外，我也換好球拍上的線，開始打羽球。

開始吃葉酸時，也代表捐髓日開始倒數計時，我的養生也進入最後衝刺，然後是施打白血球生長激素(G-CSF)，將骨髓的造血幹細胞驅趕到週邊血管，便於收集。閱讀說明後了解，有些人有感冒症狀（就像我們感冒時身上的白血球也會上升），所以一些頭痛、腰酸等症狀可能都

會發生，說實話我的症狀很輕微，頭有些重、腰酸也不嚴重，因為我生理期有時也會腰酸，所以我不太確定到底是打針的關係還是生理期的關係？因為症狀太輕微，所以一度我還擔心這針劑對我沒有效果，因為我是打過B肝疫苗多次，追加多次，仍無法產生抗體的那種人啊！還好打第二劑白血球就升到三萬了（正常是五千到九千）。

### 護士住院初體驗

雖然在醫院工作，但是我沒住過院。



■ 幹細胞以及相關的詳細資料皆須一一對照、仔細檢查，才不負捐贈者的愛心，受贈者也只有機會重拾健康。圖為泰國取髓志工檢查相關資料後，將血袋慎重地裝入提箱內，於外箱貼上慈濟基金會的貼紙封住，準備立刻送髓返回泰國。攝影 / 吳宛霖

一踏入大林慈濟醫院『CHECK IN』(報到)就是VIP貴賓的感覺，好大的病房，還有客廳、廚房、兩間衛浴設備。血液腫瘤科蘇裕傑主任和我談了一些捐髓過程，看著他圓圓的笑臉、圓圓的身材，就很有趣，心裡還想著為什麼他的醫師袍扣子還可以扣起來啊？後來，又聽到蘇醫師爲了評核一位小醫師的問診功課，所作的事前說明：「他人很好啦！但是不要因爲他人很好，就叫他在地上翻滾、還是後空翻什麼的。」才知道原來他跟我一樣愛說笑唷！

終於，到了付出的時刻，我進入檢驗科預備。醫檢師爲了怕時間長太無聊，還拿了很多DVD讓我看。接上儀器後，右手出血情形不太順利，手上還得拿個海棉，不斷像洗腎的病人抓握著軟網球似的擠捏；左手扎針時雖然有點疼痛，但是進血倒是出乎意外順利。期間，我沉潛的血管讓我吃了不少苦頭，但難關都一一克服了。因此，當弟弟來探班時，我很快打發他回去跟爸媽報平安，讓他們放心。

爲了這次的捐髓，我足足增重了三公斤，但是兩位陪同我的師姊還是一直不斷的餵我吃東西。醫檢師很專心的看著我的血，關心著流速，怕我無聊，連儀器上的數字都教了我一遍，骨髓和週邊血捐贈的優劣也幫我上堂課，而我只在乎最末一排數字還有多少分鐘？然後記得要除以六十，換算成小時。

離去前有位預計兩週後要來做骨髓捐贈的男生來備血；還有一位男生接我的棒

子，繼續坐上我剛離開的位子捐贈週邊血。陪他的慈濟志工請我經驗分享，我認真看了他的血管一眼，我想一切都會很順利的！後來，我真的是真心對他說：「加油！」他報以真心的笑容。

## 志工如母醫護如親 感恩真心關懷

特別感謝玲娟師姊和秀琴師姊的陪伴、接送，過程中不斷的營養品、水果補給，讓我的體重在捐贈前不斷的上升。到了捐髓病房後，更是一直忙著弄水果、餵我吃飯；我上廁所時，還幫我清潔，對我付出無私的愛。師姊爲我梳馬尾的這一幕，也是永恆的記憶，因爲連我媽媽都沒幫我綁過頭髮耶！而她們與我結緣的物品，我會好好珍惜和利用，再次謝謝。

第二位謝謝陪我最久的醫檢師。你的溫柔其實我都看得見，不管是一直和我解釋過程、或者體貼的用治療巾圈住我的手再綁上止血帶趕血、甚至結束後細心的幫我綁好彈性繃帶固定加壓止血點，我連你細心的在三路活塞下壓著一個小棉球，避免皮膚受壓太久的不舒服，我都感受到了。雖然也可能只是讓血管有個好姿勢也說不定。

還有蘇主任，你爲我解說好多。過程中也來看過我許多次，出院前還問我要不要開一些公藥？真的讓我笑了，這句話只有同爲醫療人員才有的會心，讓我覺得有一種歸屬感。

還有慈濟人醫會的葉醫師，每次去診所總是問我很多、教我很多，連打針這等



■ 圖為護理人員於無菌病房內照顧受髓病患，幹細胞即將輸入病患體內。

已經近乎常規的動作，你都還會要護士小姐再三確認，讓我感到你對我的重視和謹慎。還有，假日爲了幫我打針抽血的護理人員，這些都是原本工作額外的付出，只爲了我注射G-CSF一支針劑，假日還開門。真的麻煩大家了！

從開始在抽血站對我行注目禮，竊竊私語：「就是那個人，那個人！」的一群人；加上體檢幫我量血壓時，一直稱我是「小菩薩」，年紀足堪做我祖母的志工師姑；還有當師姊陪著我，拿著有上人像的佛珠和歲末祝福等紀念品走過大廳時，一些對我們雙手合十的人群，我都要謝謝大家的祝福與讚嘆。

## 父母親友獻祝福患者

最後，感謝父母生下我。從原本的擔心、誤解，到最後火力全開的進補，不吃飯都會被唸，我最感謝他們，因爲我的生命是他們賜予的。

還有一路上給我加油打氣的朋友，連老是和我抬槓的朋友，就寢時間一到都會催我快點關電腦，早點兒去睡覺，謝謝大家的關心！

真的真的捐成了，我好想對受贈者說：「給我爭氣點，不然我就不跟你好了！你一定要健康平安和我相見歡唷！」

